

《唯余收割者》中母女间的“共生”关系研究

覃茜茜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 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唯余收割者》中, 两对母女关系都经历了从“共生”到分离的残酷过程, 文章借助伊基·弗洛伊德的“共生幻想”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这种不健康的母女关系源自于“父亲”角色的缺失, 女性丧失主体性并受到了男权话语的裹挟, 无法走出自我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 艾丽丝·门罗 《唯余收割者》 共生幻想

现代社会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提升使得女性话题的热度居高不下, 其中母女关系这一议题由于其隐秘性和特殊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大众视野。卡尔·荣格曾提出“厄勒克特拉情结”来阐释“恋父仇母”的心理现象。荷兰心理学家伊基·弗洛伊德在重新解读了厄勒克特拉的神话故事后, 提出了母女关系中存在“共生幻想”的概念——厄勒克特拉杀母的行为恰好体现了女儿对母亲的极度依恋, 与此同时, 若母亲同样依赖孩子的认可, 二者之间便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寄生”关系。¹

艾丽丝·门罗的《唯余收割者》被收录在她的《好女人的爱情》这部短篇小说集中, 小说中存在着两对母女: 伊芙和索菲、伊芙的母亲和伊芙。这两对母女的关系都经历了从“共生幻想”到完全分离的过程, 文章旨在分析探讨其背后的原因以及作用在女性身上的影响因素。

一、从“共生”到“厌母”

门罗在《唯余收割者》中塑造的母亲形象打破了一直以来笼罩在女性身上的“母亲神话”, 通过“失德”“失范”的母亲形象, 真实地展现出女性所处的生存境遇。在这样的语境下重新将母女关系置于叙事的中心, 暴露出这一议题背后掩藏的残酷真相。

小说中, 年轻时的伊芙与火车上邂逅的陌生男人孕育了女儿索菲, 她将女儿的诞生视为生命中最伟大的变化并选择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在与女儿朝夕相处的过程中, 伊芙将女儿作为欲望对象, 将全部情感寄托在女儿身上。直到女儿离开自己组建了新的家庭, 伊芙仍然留恋往昔和女儿在一起的时光, 想要重拾与女儿之间的温情。然而, 在女儿来别墅度假期间, 伊芙敏锐地察觉到女儿索菲对于过去的消极态度。每当她故意在女儿面前谈起过去那段她们相处最愉快的日子, 希望以此来拉近和女儿的距离时, 索菲都表现得异常冷漠, 仿佛那是一个不能被触碰的禁区。女儿为何会对过去如此反感?

一方面, 伊芙年轻时缺乏爱情基础的性行为破坏了家庭的完整性——父亲角色的“缺席”。同时, 她剥夺了索菲寻找父亲的权利, 使索菲在“私生女”的身份下长大, 未能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另一方面, 伊芙压抑自己的女性意识, 将索菲对自己的依恋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 忽视了索菲自身的情感需求。

伊芙和索菲的母女关系符合“共生幻想”的模式, 伊芙将自我价值和情感投射到女儿身上, 渴望获得女儿的认可。但是, 她忽略了女儿与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差异性, 一旦女儿离开自己, 她必然难以接受分离的创伤。对女儿的过分依赖使伊芙忘却了自我, 女儿成为她唯一的情感需求。然而对女儿索菲来说, 过去的自己为了满足母亲的情感需求, 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情感, 试图和母亲达成暂时的“共生”, 甚至一度通过效仿母亲放纵欲望的行为来获得和母亲的亲密联结。而这样过度捆绑的亲密关系注定是不牢固的, 必然走向破灭。

因此, 过去的记忆是索菲痛苦的来源, 当索菲不再压抑真实的情感, 必然导致与母亲共生关系的分离, 甚至借分离来报复母亲。从调侃“自己保持了孩子他爸来去无踪的家族传统”²到与伊芙组建新的家庭, 索菲完成了与母亲伊芙的分离——远嫁他乡, 五年不归。如果说索菲的行为是出于对母亲的厌恶, 对自我的呼唤, 那么在脱离了母亲之后, 索菲是否能拥有完整的自我? 小说中给出的答案是

否定的。索菲在与母亲的“共生幻想”中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 转而将伊芙视为救命稻草, 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例如, 当伊芙来到度假屋的时候, 索菲“说话做事都变得小心翼翼的”, 一副因遇到伊芙而对命运感激不尽的样子。如今的索菲娴静优雅、贤惠端庄, 变成了和伊芙一样的“体面”人。伊芙意识到或许在伊芙看来她的人生不过是个污点, 充满了背德的痕迹, 她将永远无法融入索菲的新家庭。索菲在丈夫伊芙到来之后选择性地忽略了母亲伊芙的感受, 她不用再扮演母亲的女儿, 装出和母亲和睦相处的样子。昔日与母亲一同度过的日子只让索菲感到厌烦、难堪, 对母亲的付出索菲予以了否定, 她站在了伊芙所代表的男性权力一边, 谴责母亲失德的行为。而面对这种情况, 伊芙最终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力。

沉溺于“共生幻想”的母亲让索菲窒息, 急切想逃离原生家庭的索菲有意切断了与母亲的联系, 以此来获得“新生”。然而悖论在于, 索菲脱离了与母亲的“共生”关系, 也无法真正拥有她想要的自由, 在男权社会的控制下, 她成为了“杀死母亲的帮凶”。门罗在小说中所要达成的目的并非是对母亲或女儿单纯的同情或指责, 而是让读者看到施加在母女关系背后的力量, 以及女性在社会中更加令人绝望的处境。

二、“共生”关系的代际传递

母女关系中的“共生幻想”同样存在于小说中的另一对母女——伊芙的母亲和伊芙身上, 从互相依附的“共生”关系到完全分离, 这样的过程在代际之间不自觉地产生了传递。

小说中, 当伊芙知道女儿索菲即将离开, 她还是继续着内心的挣扎, 抱着一丝希望通过寻找往昔的痕迹来给自己一些宽慰。伊芙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母亲在伊芙小时候经常带着她在乡间坐车旅行, 一开始伊芙很乐意参与这种出游, 可是后来她“开始讨厌和妈妈一起游荡, 讨厌被定义为妈妈的女儿。”³伊芙和母亲的关系也经历了“共生”到分离——从依恋母亲到厌恶母亲, 这样的转变正在伊芙和索菲之间重演。母亲留给伊芙的是错误的占有感, 阻碍了伊芙个性的发展, 因此伊芙不再追随母亲四处游荡, 也不喜欢母亲夸张的打扮, 她甚至将母亲说话的腔调作为粗俗的代表加以模仿, 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仇恨。她试图挣脱这些枷锁, 不再被贴上任何人女儿的标签。然而, 伊芙现在回想起对母亲的恨意, 内心却隐隐作痛, 就像不小心碰到了一颗痛牙。母亲当年没能给伊芙的关爱, 伊芙同样也没能给索菲, 现在的她正在体会当年母亲所承受的痛苦, 因此伊芙试图寻找记忆中与母亲一起看过的玻璃墙, 借此来暂时宽慰自己, 弥合这段关系带来的创伤。

在寻找玻璃墙的途中, 伊芙开错了路, 带着孩子们走进了一座又脏又乱的房子。房子里坐着几个神情古怪的陌生男人, 伊芙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赶忙驱车离开。在即将离开房子的时候, 一个金发“男人”跳进了伊芙的车里, 仔细看原来是一个年轻女孩儿。在和女孩的短暂相处中被女孩撩拨起的性欲让伊芙突然意识到——自己仍渴望着爱情, 女儿不应该成为她仅存的情感诉求。同时她也在女孩儿无意的行为中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自己正如这个女孩儿一样, 对待性冲动、随意、不考虑后果, 女儿厌恶的正是自己的这种态度。因此, “顿悟”后的伊芙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悲剧重演, 选择向这个陌生女孩儿伸出援手, 以女孩儿的被救来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感和罪恶感。伊芙默认了女儿索菲对自己的审判——

她行为失范，她将永远得不到女儿的肯定。而这样的审判显然带有男权话语的印记，进入了“厌女”的逻辑框架之中。未婚先孕是男权语境中的原罪，抹杀了伊芙为女儿所做的一切努力，甚至剥夺了她母亲的身份。当伊芙意识到女儿已经主动选择接受男性权力的规训，而自己已经无力挽回时，她只能在“失语”的状态下无奈地接受。

记忆中的玻璃墙已经破碎不堪，被肮脏的房子、醉酒的男人、跳车的女孩儿取而代之，陈年的创伤再难愈合，伊芙与母亲，与索菲再难和解，被女儿抛弃的伊芙躺在变空的房子里，“薄木板墙像层纸壳似的包围住她”，“没有了女儿的房子不能再带给她任何温暖，更像是一副冰冷的棺材，这里隐喻了伊芙将在孤独中等待死亡。

三、母女关系中的男性权力

“自从女性学登场以来，母女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⁵母女关系这一议题限定了女性身份，而文章所讨论的母女“共生幻想”从形成之初就受到了“父亲”角色缺失的影响。可见，这种不健康的依赖关系和男性在家庭中的分量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唯余收割者》中，门罗重点展示了伊芙和女儿索菲之间的情感纠葛，对男性角色着墨不多。“父亲”的形象更是只出现在回忆当中，颠覆了传统的家庭结构。

小说中索菲的“父亲”是母亲伊芙在火车上偶然结识的，他是一位血液疾病学专业的医生，在印度已有家庭。女儿索菲的诞生并非因为爱情和婚姻，而是母亲一次冲动的纵欲。因此，索菲生下来就无法感受到父亲的关爱，只能从母亲伊芙身上满足情感需求。父亲角色的缺失为伊芙和索菲之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前提。索菲曾一度对父亲充满好奇和渴望——研读喀拉拉邦的书籍、穿纱丽参加晚会并且说长大后要去印度寻找父亲。然而这一想法被伊芙否定了，伊芙并不想要一个丈夫，她只想要一个孩子。伊芙抛弃了传统的婚姻结构，选择自力更生独自养育女儿，但却无法兼顾职业女性和母亲角色的平衡。女演员的职业不能给伊芙带来稳定的收入，也使得她缺乏对索菲的关注。

对索菲来说，父亲仅仅只是一个给了她血缘的模糊形象，父亲位置的空缺必然要由其他对象进行填补。索菲一开始将这种情感诉求寄托在母亲身上，而后寄托在丈夫伊安身上，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父亲的“替身”。

小说中写到伊安——“瘦瘦的金发男人，中等个头，动作敏捷，和蔼可亲。”⁶好像伊安走到哪里都是体面乐观，包容大度。但实际上，伊安在伊芙和女儿之间制造的隔阂就像一道屏障，使伊芙被孤立在外。在伊安代表的男性世界，女性自愿或非自愿被男性塑造、矮化，成为男性理想中“贤妻良母”的形象投射。伊安被索菲当作是父亲的“替身”，对他报以女儿般的依赖，同时也让他取代了母亲的位置。

除了索菲的父亲和伊安，小说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男性角色——菲利普。菲利普是索菲和爱尔兰男孩的“私生子”，小说的叙述起点就从伊芙开车带菲利普玩抓外星人的游戏开始。伊芙听从菲利普的指挥追踪车辆，游戏过程中祖孙二人似乎相处地十分愉快。而之后叙述时间又退回到菲利普刚来的时候，他表现得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似乎刻意和伊芙疏远。在回忆部分结束之后，故事又跳转到开头玩游戏的当下，在菲利普想停车买冰激凌被伊芙以“家里有好多冰激凌”⁷拒绝之后，菲利普纠正道：“你不该说‘家里’”，“那只是我们临时待的地方。你应该说‘那房子里’。”⁸菲利普对曾照顾自己长大的外祖母伊芙没有一丝亲近的感觉，反而强调了他们关系的疏远。对菲利普来说，外祖母的房子并不能带给他家的感觉。即使伊芙在菲利普面前竭力想亲近他，强调他还是婴儿时就认识他，任他指挥陪他玩游戏，也唤不起菲利普心中丝毫对外祖母的温情。在伊芙向伊安和索菲讲述寻找玻璃墙的过程时，她有意隐瞒了哈罗德和跳车女孩儿的部分。因为她知道，他们根本不关系或者说无理解伊芙内心的无助和恐惧。这时菲利普看了她一眼，门罗形容道：“漠然的一眼”⁹。即便是和伊芙共同经历这一切的菲利普，也对伊

芙的感受选择了忽视。或许菲利普也已经意识到伊芙无法表达、不被接纳的困境，而这一切都得到了索菲的默许。

无论是伊安还是菲利普，显然无法理解伊芙和索菲这对母女之间关系从“共生”到分离的过程，男性视角下的伊芙只是得到了违背道德后应有的惩罚，同样未婚先孕的索菲在伊安和菲利普那里是否获得了认可？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当索菲去机场接丈夫伊安，留下孩子们和母亲伊芙在家的時候，菲利普大吼道：“那个大啥走了没有？”后面又陆续向伊芙解释“大啥”的意思——从开玩笑的“大便”到“大妈妈”，同时菲利普还说有时候伊安就这么叫索菲。从菲利普对这个称呼的解释可以推想出，索菲和伊安相处时或许没有得到平等和尊重。还有在索菲选择和伊安结婚时，母亲伊芙劝她再考虑一段时间，并且婚礼时间和自己演出的时间冲突，不能请假参加女儿的婚礼。然而索菲根本不听劝说，她告诉母亲那是一场不像婚礼的婚礼。这里也可以看出，索菲在和伊安的这段婚姻中，显然处于依附的位置。她自以为这段婚姻救赎了她，给了她离开母亲的理由和机遇，使她从这段母女关系中解脱出来。然而，婚姻到底能否使索菲获得自由，之后的故事门罗并未给出。

通过这几个男性人物，我们看到了母女关系背后潜藏着复杂的权力较量，在重新思考母亲形象、母女关系这些女性话题时，门罗笔下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细腻深刻的材料。

综上所述，门罗在小说《唯余收割者》中为我们展示了女性个体不同人生阶段的样态，其中伊芙和索菲无法和解的母女悲剧令人唏嘘。小说非线性叙事结构恰当的表征了破碎分离的母女关系，最终伊芙独自一人处在一个时空的交汇点上，等待着死亡。当她意识到女儿和自己产生隔阂的深层原因，她也就无法再靠过去与女儿的回忆唤起女儿对自己的认同。而对于未来，女儿决定提前离开，小说结尾伊芙又剩下了孤身一人，她将在对女儿的怀念和愧疚中度过余生。文章由母女关系作为切入点，反思女性被历史塑造的文化形象，找到现代社会女性生存困境中的症结，呼吁社会关注女性的身份认同和个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加]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M]，殷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2][荷]伊基·弗洛伊德·厄勒克特拉 vs 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M]，蔺秀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 [3][英]格丽梅勒·格利尔·被阉割的女性[M]，杨正润，江宁康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 [4][日]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 [5][美]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亲》[M]，毛路，毛喻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6][荷]伊基·弗洛伊德：《厄勒克特拉 vs 俄狄浦斯》，蔺秀云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 [7][加]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殷果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 [8][加]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殷果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 [9][加]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殷果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 [10][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7页。
- [11][加]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殷果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 [12][加]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殷果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 [13][加]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殷果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页。